

# 谏言托名传记 官理隐之橐驼

## ——解读《种树郭橐驼传》

王巧灵

(重庆市璧山中学,重庆 402760)

中图分类号:G632.4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2-2155(2019)01-0117-01

相声表演艺术里有“包袱”这个术语。读《种树郭橐驼传》，我发现作者就如同一位高妙的相声表演艺术家，是“系包袱”“抖包袱”的大师。此文文体名曰“传记”，实则借之以“议养人之术，论为官之理”，与《庄子·养生主》里《庖丁解牛》一文类似，堪称寓言。“橐驼”之形恰如“包袱”，如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刘墉的“罗锅”，抖开它，内藏乾坤，满是韬略与智慧。《文心雕龙》里说“身在江海之上，思存魏阙之下”，彼言想象之理，此移之以论河东先生的奇巧构思，似亦无可之处。

### 包袱一：欲扬先抑，引人入胜

郭橐驼真名如何，无人可知，连为之作传的河东先生也“不知始何名”，可见其身份不显；其因病而“隆然伏行”，乡人号之“驼”，可见其地位不尊。但就是如许人物，作者却为之立传，读者初见文端，必思睹全文而后快。此乃作者欲扬先抑，引人入胜之法。此可谓文中第一个包袱。

### 包袱二：对比类比，“论如析薪”

郭橐驼得“长安豪富人”“争迎取养”，因其所种之树“或移植，无不活；且硕茂，早实以蕃”。这与“他植者”进行对比，他植者

即使窥伺效慕橐驼，也“莫能如也”。这里作者运用对比，系上一个“包袱”，多么值得探究啊！

接下来，河东先生仍运用对比的手法，将“包袱”抖开。橐驼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的做法与“他植者则不然”进行对比。他植者“若不过焉则不及”，虽曰爱之忧之，其实害之仇之，都不能全木之天，得木之性。对比一出，要顺应事物天性的道理亦明了。

文章到这里似乎把种树的道理都说尽了，哪知河东先生又借人之问，系上“养人术”的“包袱”，并且还借橐驼的自谦之语欲言先拒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理，非吾业也。”一问一拒，吊足了读者胃口。但作者到底是要议论养人之术的，所以一个“然”字抖开，转而启下，用橐驼之居乡所见“长人者好烦其令”，与前文他植者“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”进行类比，说明养人之术与养树之理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### 包袱三：寓谏于传，构巧思深

文章卒章显志，直接把写作意图抖开——“传其事以为官戒”。这样看来，作者在开篇系上的第一个包袱，原来是精心为之！橐驼始何名，作者可能知道，但故意隐去，因为要弱化传记之功用，行论谏之本事。

既然是托于传记，也会有传记的特点，这里就能看出作者“寄思甚深”的特点。作者给橐驼的家乡取名为丰乐乡，地点安排在长安西。长安豪富人争迎取养橐驼，目的为“观游”。再对比丰乐乡民，他们不能“蕃吾生而安吾性”，只是“病且怠”。位于都城长安之西的丰乐乡里，村民与长安豪富人生活状态的差距已是如此之大，处于贫苦僻远之地的乡民，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况？透过文章，细品深味其反映的社会情形，虽不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惨然，仍不免使人想起“两鬓苍苍十指黑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卖炭翁。丰乐之乡不丰乐，长安岂能真长安？中唐时期，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的情况严重，“富者兼地数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”。有一点土地的农民，不仅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，还会深陷于地方官吏不时扰民、伤民的漩涡之中。河东先生将对中唐社会深深的担忧，沉隐于这两个地名之中，其用思之深，可见一斑。此乃文中最大的一个“包袱”。

作者谏言托于传记，官戒寓之种树，实有“身在江海之上，思存魏阙之下”之妙，诚可谓构巧思深！ □